

謝列勃良內公爵

[俄] K. 托爾斯泰著



谢列勃良内公爵

[俄]K.托尔斯泰著

王燎 李枫 韦嘉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Князь Серебряный
(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75年版译出)

谢列勃良内公爵

【俄】王·托尔斯泰著
王涂 李枫 韦荔译
责任编辑：郭得权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

*

198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33,000 印张：14.875 印数：1—55,300

统一书号：10103·1774 定价：1.35 元

I 512.44

11

前 言

阿列克赛·康斯坦京诺维奇·托尔斯泰（1817—1875）是十九世纪著名的俄罗斯作家。他的艺术才华和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戏剧、诗歌、小说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俄国文学大师屠格涅夫曾这样评价过他的文学造就：“他遗留给自己同胞的剧本、小说和抒情诗均堪称美的典范。在今后久远的岁月里，任何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俄罗斯人都将以不了解他的作品为耻辱。”^①一个多世纪以来，他的作品广为流传，经久不衰。苏联今天仍不断重版他的作品，上演他的剧作。他的某些抒情诗作几乎家喻户晓。当代苏联文学艺术家B·普金采夫撰文称：“他对俄国诗歌、小说和戏剧所作出的宝贵贡献至今仍葆其艺术魅力和富有诗意的生命力。”

长篇小说《谢列勃良内公爵》是A·K·托尔斯泰的一

① 见《屠格涅夫文集》俄文本第12卷，259页。苏联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1956年版。

部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并在世界许多国家赢得了众多的读者。我国新文化的先驱和旗手鲁迅先生生前曾计划出版这本书的中译本，还亲笔修正此书的译稿，为出版事宜忙碌奔走，惜未能如愿，后来连译稿也遗失了。（见《知堂回想录》，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重印本）因而，我国读者对这位托尔斯泰就不如对另外两位托尔斯泰熟习了。我们深信，本书的出版，对于我国读者认识这位著名的作家，更多地了解十九世纪俄国文学都是不无裨益的。

作家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即开始构思这部长篇小说，历经廿年寒窗，终于在一八六〇年完稿，一八六二年连载在《俄罗斯论坛》杂志上，一八六三年出版单行本。

《谢列勃良内公爵》是一部反映十六世纪俄国社会的历史传奇小说，它揭示了当时俄国社会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统治者的残暴和腐败。主人公谢列勃良内是伊万雷帝手下的一员虎将。小说从他出使立陶宛公国回到怨声载道的俄罗斯开始，以他的曲折惊险的经历为主要线索。作品颇有深度地暴露了伊万雷帝的黑暗统治，穷奢极侈的宫廷生活，王公贵族的勾心斗角，奸佞宠臣的谄媚擅权，黎民百姓的怨怒……

本书作者依据翔实的史实，颇为成功地塑造了历史人物伊万雷帝的艺术形象，深入刻划了这位封建专制暴君的复杂性格。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作家阶级地位和世界观的局限，尽管他憎恨暴政和强权，同情人民的疾苦，但对封建农奴制的俄国仍抱有某种幻想。这也是作家的时代悲剧。

A·K·托尔斯泰是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的一位伯爵，

早年就学于莫斯科大学，曾在沙俄外交界和军界供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诗作，曾受到诗坛巨星普希金的赞赏。他和果戈理、屠格涅夫等著名作家交往甚密，曾为《现代人》、《祖国纪事》、《俄罗斯论坛》、《欧洲通报》等著名文学刊物撰稿。A·K·托尔斯泰还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俄罗斯诗坛的一名享有盛誉的诗人，他的抒情诗具有俄罗斯民间诗歌的风格，被人们广为传诵，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李姆斯基—柯萨阔夫等大师曾为诗人的七十余首诗歌谱曲。他的重要作品还有诗剧《唐璜》（1862），三部历史悲剧《伊万雷帝之死》（1866）、《沙皇费多尔·伊万》（1868）和《沙皇鲍里斯》（1870）等。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一九八三年十月

原 序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小说的主要宗旨不是描写某些历史事件本身，而是着重表现十六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的整个时代面貌和一般特点，再现当时的各种观念、信仰、风习和人们的文明程度。

在忠实于历史事实的总的前提下，作者对若干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细节做了某些改动。举例说，维亚杰姆斯基和巴斯曼诺夫父子事实上是一五七〇年被处死的，作者为了叙述简练而将此事写作发生在一五六五年。这种时间上的有意变动恐怕不能不引起责难。然而，尽管西里维斯特和阿达舍夫失宠后发生的无数杀戮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明伊万雷帝的个性特点，它们对历史事件发展的总趋势毕竟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作者对那个时代发生的许多恐怖事件始终采取比历史更加温和的态度。出于对艺术作品和对读者的传统道德感情的尊重，作者给这些事件蒙上了一层暗影，并尽量采取超脱的态度描述这些事件。尽管如此，作者应该承认，每当阅读那

些历史文献时，书本往往从手中掉下来，作者往往因怒火中烧而丢下笔，使作者愤懑的，与其说是因为曾经存在过伊万四世这个人，勿宁说是因为当时竟有可能存在那样一个社会，它对伊万四世竟采取了一种无动于衷的态度。这种沉痛心情一直妨碍着作者在写作叙事性小说时必须持有的客观态度，这也是十余年前着手写的这部长篇小说直到今年才完成的原因之一。后一种情况也许可以使作者对本书在文体上存在的不够流畅的缺点向读者表示某种歉意，而这些缺点恐怕是不会逃过读者的眼睛的。

最后，作者认为说明下述一点将不是多余的，即当作者愈灵活地处理次要历史事件，他也就愈力求严格、忠实、准确地描绘各种人物性格和那些与人民生活以及与考古学有关的一切。

如果作者成功地形象地再现了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风貌，他将不会惋惜自己所付出的劳动并认为自己达到了目的。

目 录

前 言 原 序

- 第一章 特辖军…………… (1)
- 第二章 两位新交…………… (15)
- 第三章 巫术…………… (22)
- 第四章 德鲁日纳·安德列耶维奇和他的夫人…………… (30)
- 第五章 相逢…………… (41)
- 第六章 接待客人…………… (50)
- 第七章 亚历山大庄园…………… (66)
- 第八章 御前宴会…………… (75)
- 第九章 审讯…………… (91)
- 第十章 父与子…………… (106)
- 第十一章 夜游…………… (114)
- 第十二章 诬陷…………… (125)
- 第十三章 瓦钮哈·佩尔斯坚和他的弟兄们…………… (134)
- 第十四章 一记耳光…………… (146)
- 第十五章 接吻仪式…………… (163)
- 第十六章 劫夺…………… (177)

2177/13

第十七章	止血咒	(185)
第十八章	老相识	(198)
第十九章	知恩必报	(204)
第二十章	快活的人们	(213)
第二十一章	故事	(232)
第二十二章	修道院	(252)
第二十三章	道路	(260)
第二十四章	造反的强盗	(270)
第二十五章	准备战斗	(287)
第二十六章	结拜兄弟	(294)
第二十七章	巴斯曼诺夫	(305)
第二十八章	分道扬镳	(317)
第二十九章	当面对质	(323)
第三十章	刀咒	(333)
第三十一章	当庭决斗	(342)
第三十二章	维亚杰姆斯基的香袋	(359)
第三十三章	巴斯曼诺夫的香袋	(363)
第三十四章	小丑的衣衫	(370)
第三十五章	处决	(380)
第三十六章	返回庄园	(391)
第三十七章	宽恕	(402)
第三十八章	离开庄园	(413)
第三十九章	最后一面	(422)
第四十章	叶尔马克的使团	(434)

第一章

特 辖 军

创世纪以来的七千零七十三年，或新历一五六五年，一个酷暑的日子，六月二十三日，年轻的贵族尼基塔·罗曼诺维奇·谢列勃良内公爵骑马来到离莫斯科三十里的梅德维杰夫卡村。一群武士和仆人跟在他身后。

公爵在立陶宛居住达五年之久。沙皇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派他去日吉蒙特国王^①那里签订长期和约，这是两国之间的战争结束后的事情。但是，这一次沙皇选派的人却并不合适。不错，谢列勃良内公爵曾经顽强地维护本国领土的利益，似乎再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使节了，不过，他生来就不善于谈判，对外交方面的各种权术概不理睬，也不许陪同的官员们耍任何手腕，这使他的部下都十分懊丧。国王的顾问

① 16世纪立陶宛国王。

们本已准备让步，但很快就利用了公爵的天真，从他口中探知到了我方的弱点并增加了自己的筹码。这样一来，公爵便大动肝火，在王家全体会议面前把桌子一拍，撕毁了那张已经准备就绪，只待签署的条约。“你们和你们的国王都是些泥鳅和滑头！我凭良心跟你们谈判，可你们却想方设法施展诡计来欺骗我！我要叫你们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他这个火冒三丈的举动一瞬间就把一切谈判成果化为乌有。谢列勃良内本会因此而失宠，如果不是他交了好运的话，因为当天从莫斯科送来了不许签署和约而要重新开战的命令。谢列勃良内高兴地骑马离开了维尔诺，脱下丝绒衣装，换上了一身闪闪发光的铠甲，他准备跟立陶宛人再较量一番，派他到什么地方去都行。他在战场上比在议会中干得更出色，俄国人和立陶宛人都对他赞不绝口。

公爵的仪表完全符合他的人品。他有一张与其说是漂亮，不如说是招人喜爱的脸庞，显得生性憨厚和爽朗，在他那藏在黑睫毛下的深灰色的眸子里，人们可以看到一种在采取行动时不容片刻犹疑的果断精神；这是一种非凡的、下意识的、似乎是不由自主的果断精神。两道好动的蓬松长眉以及双眉之间的一道皱褶说明他的思绪变化无常。嘴唇的清晰曲线显示出他有一种诚实和不可动摇的坚毅性格，而他的微笑则流露出一种无与伦比的几乎是孩子般的善良，所以，也许有人认为是个并不聪明的人，如果不是他那眉宇之间的一股浩然正气，人们就无法知道，他对那些用智慧无法解释的事物也能够心领神会。他给人的总的印象对他是有利的。

因此，在需要当机立断并作出自我牺牲的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对他完全信赖，不过，他没有三思而行的本领，也没有思前想后的习惯。

谢列勃良内时年二十五岁，中等身材，宽肩细腰。浓密的亚麻色头发比晒得黝黑的脸膛更明亮，头发与黑眉毛和黑睫毛形成鲜明的对照。两唇周围和下巴上的短胡须也比头发的颜色更深些。

现在公爵颇为得意，他心情愉快地回到了祖国。这是一个万里无云天气晴朗的夏日，整个大自然充满了节日的气氛，花儿显得更娇媚，天空更碧蓝，远远望去，透明的空气有如荡漾的流水，使人的心里充满欢乐，似乎人的灵魂也飞出了躯壳而与大自然融成一体，在每片树叶和每株小草上飘荡。

六月的夏日明媚无比，而公爵在旅居立陶宛五年之后，他的心情更觉欢畅了。田野和森林到处洋溢着俄罗斯的气息。

谢列勃良内侍奉幼主伊万从不虚情假意。他坚守忠君的誓言，任何力量也不可能动摇他对君主的坚定信念。尽管他的心灵和思想早已飞回祖国，但是，如果现在命令他立即返回立陶宛，他会不看一眼莫斯科，也不与亲人见上一面，毫无怨言地拨转马头，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战斗。不过，这样想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全国上下，一切俄罗斯人都热爱伊万雷帝。看来，自从他登极以来，俄罗斯出现了新的黄金时代，僧侣们翻遍编年史也找不出一个能与伊万雷帝

相比的君主。

还没走进村庄，公爵及其随从便听到一片歌声，而当他们走近村口的寨门时，发现村子里在过节。在村中大街两端，青年男女各自围成两个圆圈，每个圆圈中间都有一棵装饰着五彩缤纷的布条的白桦树。少男少女们头戴绿叶编成的花环。两个舞圈时而齐声合唱，时而轮唱，你呼我唤地对话，开心地相互笑骂不止。歌声间歇时便响起少女们清脆的笑声；小伙子们身穿绣花衬衫，在人群中快乐地跳舞，使人眼花缭乱。一群鸽子在屋脊之间飞来飞去，周围的一切都在欢腾雀跃，东正教的信徒们在狂欢。

在寨门口，公爵的老马夫赶到了他身边。

“嗨！”马夫开心地说道。“老爷你瞧，他们在欢庆金梅节^①哩，娘的！我们就在这儿歇歇脚好不好？马匹都累坏啦，吃点儿东西之后会走得更快些。老爷，你知道，吃饱了肚子就是用斧背砍我们也不在话下呀！”

“我看，离莫斯科已经不远了！”公爵说道，显然他不想停留。

“瞎，老爷，今天你已经问过五回啦，伙计们对你说过，还有四十多里地呢。公爵，下命令休息一会儿吧，说实在的，马匹太累啦！”

“好，”公爵答道，“都歇一会儿吧！”

“喂，大伙儿听着！”米海依奇对武士们喊道。“下马，把

^① 旧俄历6月23日过的节日。——译注。

行李卸下来，点起篝火！”

武士们和仆人们都听从了米海依奇的命令，急忙解下驮包。公爵也下了马，脱下多年用惯了的铠甲。村里的年轻人发现他是位贵族老爷，便停住歌舞，老人们脱帽致敬，村民们都站在那里面面相觑，不知该不该继续跳舞。

“别见怪，善良的人们，”谢列勃良内和颜悦色地说道，“白隼是不会妨碍山鹰的！”

“谢谢，老爷，”一位老农说，“既然老爷不嫌弃我们，我们就斗胆请你在土台上坐下，如蒙恩准，我们向你奉上蜂蜜，老爷，请赏脸喝一碗吧！丫头们！”他朝姑娘们喊了一声，继续说道，“你们没看见吗，这是老爷和他的随从，而不是什么特辖军！老爷，是这么回事儿，自从在俄罗斯出现了沙皇陛下的特辖军，我们农民天天都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穷人的日子真不好过呀！就是过节也不敢开怀畅饮，唱歌的时候也得瞻前顾后。他们就专在这种节骨眼儿上出现，真是祸从天降！”

“什么特辖军？什么叫特辖军？”公爵问道。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们自称是沙皇的人，特辖军是保护陛下的！说我们都是土包子！说他们可以抢劫我们、剥我们的皮，而我们只有忍受的份儿，还得恭恭敬敬地接待他们。他们说沙皇就是这样吩咐的！”

谢列勃良内公爵一听就火了。

“说沙皇下命令欺压百姓！这些坏蛋，哼！他们是些什么东西？你们怎么不把他们这些强盗捆起来！”

“怎么能把特辖军捆起来呀！瞎，老爷！看来你是从远处来的，还不知道什么是特辖军哩！谁敢动他们一根毫毛！记得有一次，来了十个人，到斯杰潘·米海洛夫家——就是上了锁的那户人家。斯杰潘还在地里干活儿，歹徒们就揪住老太婆要这要那，老太婆把什么都拿出来了，还连连施礼求饶。于是他们就说，老太婆，拿钱来！老太婆哭了，没办法，她打开箱子，从破布里找出了两个铜板，含着泪交给歹徒说：‘拿去吧，留我一条活命吧。’可他们说，太少啦！一个歹徒朝她的太阳穴打了一枪，老太婆就一命呜呼啦！斯杰潘从地里回来了，一看，他的老伴儿的太阳穴被打了个窟窿，已经死啦。他忍无可忍，就大骂起沙皇手下的那些人来：‘你们这些坏蛋就不怕上帝！你们到了阴曹地府不会得好报！歹徒们就用绞索往这个好人的脖子上一套，在大门口儿把他吊死啦！’”

谢列勃良内听了气得全身发抖，勃然大怒。

“怎么，在沙皇眼皮底下，在莫斯科城下，强盗们抢劫杀害农民！你们那些乡警和村长都干什么去了？他们怎么能允许这些强盗自称是沙皇的人呢？”

“是沙皇的人呀！”庄稼汉们齐声肯定道。“他们说，我们特辖军是沙皇手下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你们都是些土包子！他们还有头儿，还打着旗号：画着一把扫帚和一个狗头。看来，他们确实是沙皇的人哩。”

“混帐！”公爵喝道。“不许你们把强盗称作沙皇的人！”然而，公爵暗想，“真莫名其妙，还打着特别的旗号？特辖军？”

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这是些什么人？一到莫斯科，我就要向沙皇禀报这一切。请他下令派我来查明这一切。我决不会饶恕他们，上帝作证，我决不饶恕！”

说话之间，青年们又载歌载舞地欢庆起节日来了。

一位小伙子扮新郎，一位少女扮新娘。小伙子向新娘的亲人们深深鞠躬致意，这些亲人们也是由小伙子和姑娘们扮演的。

“我的岳父大人，”小伙子唱道，众人也跟着齐声合唱，“请给我们啤酒喝！”

“岳母大人，请给我们煎馅饼吃！”

“我的连襟，请给我备马！”

接着姑娘和小伙子们手拉手围着新郎和新娘转圈，先往一边转，然后朝相反的方向转。新郎喝完啤酒，吃完煎馅饼，骑过马，就开始撵亲戚们了。

“老丈人，滚蛋！”

“丈母娘，滚蛋！”

“连襟呀，滚蛋！”

每唱一句，新郎就从舞圈里拖出一位姑娘或小伙子。

庄稼汉们大笑不止。

突然有人一声尖叫。一个大约十二岁的男孩全身是血，冲进舞圈。

“救命呵！把我藏起来吧！”他喊叫着，揪住农民们的衣襟。

“你怎么啦，万尼亚！你喊什么呀？谁打你呀？是不是